

想像你,成为你

周卫国

在衡阳市杂文学会年会暨“达德杯”征文颁奖的好日子,我想起了自己三年前在衡阳市杂文学会恢复成立大会上,有幸作为一名新入会的会员上台发言。当时,我既惶恐又诚恳地表态:在云南边陲当兵从军26载,转业到衡阳日报社工作,并有幸加入杂文学会。由军人转身,成了一名新衡阳人、新党报人、新媒体人、新学会人,由提枪到握笔,这是一场跨界,也需完成一次跨越。我一定多学、多想、多写,争取向大家学习,不负光阴不负君。

在火热的八月,大家用脚步丈量石鼓角山,济济一堂,采风、颁奖、论道,一件盛事。三年光阴流逝,以这次“达德杯”杂文征文获奖者代表的身份再次登台,我感慨良多。那就是:入会后,我想成为你一样。就像在座的杂文家、评论家和老师们一样,成为杂文队伍里的一员,提高学养、涵养、修养,努力成为携手并肩的欣赏者、同道者、追赶者。

想像你一样,保持对杂文文学的热情。热爱是一切的动力与源泉。当下这个不断转型变革的大时代,作为文学、作为杂文,与其他如影视、歌舞、曲艺、摄影等娱乐化、市场化的艺术类别相比,没有了三十多年前文学一文纸贵的黄金期,却也是某种小众的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、文艺阵地。杂文之路、创作之行,注定是冷清的清苦的,更是孤独的寂寞的。大家不论老少、不分男女,能执着地笔耕下去,根本还是对杂文的热爱。对于杂文创作,爱得真挚、爱得真实、爱得彻底、爱得持久,爱到身入、心入、情入,因热爱而投入,因热爱则坚守,因热爱而付出,因热爱而精彩。我想成为像你一样,做热爱杂文的人。

想像你一样,有双透视尘世的眼睛。这是一个思想多元、文化多样、行为多样、利益多求、格局多变、阶层多维的年代,时代变迁,社会转型,利益调整,加上网络空间虚拟世界,极大地扩大了人们思想意识的维度与空间,交流频繁、交锋激烈、交融艰巨。杂文想要保持其独有思想的光芒、文字的锋芒,就需要练就眼力,长出一双慧眼。拥有一双慧眼,透过这双眼睛,观察世事繁华,辨别社会人生。你过眼观,观善与恶、美与丑、好与坏、黑与白、真与假、是与非、香与臭、生与死、进与退、对与错。你细心察,察先进与落后、创新与守旧、崇高与卑鄙、光明与黑暗、顺境与逆境、勇敢与懦弱、无私与利己、繁华与没落、喧哗与平静、富贵与贫穷、奉献与索取、得到与付出。一双慧眼,把凡尘世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,真真切切,明明白白。由此发现自然的美、生活的美、心灵的美、人生的美,看到美好、看到希望、看到梦想,看到大海星辰,看到诗与远方。笑看风云起,我自任从容,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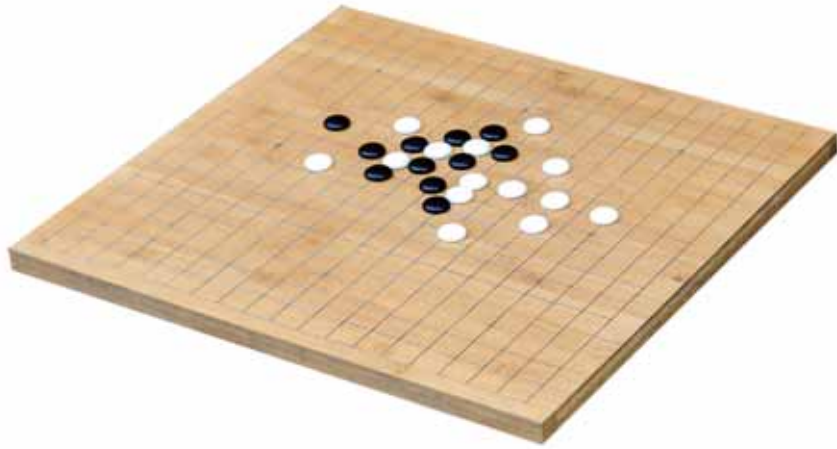
想像你一样,有颗胸怀天下的仁爱之心。大爱无疆,文如其人,“做人”与“作文”不可偏废,好的文章一定是先感动自己,再感动别人,打动读者。真正的好文章是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。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、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,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,是他们热爱国家、热爱社会、热爱生活的胸襟情怀,文段章节之中,心忧天下,同情弱者,仗义执言,肝胆相照,用笔墨和文章直抒对真的洞见,对善的讴歌,对美的颂扬,感动他人,推动社会向好向善。

想像你一样,拥有勤奋耕耘的品质。业精于勤,勤能补拙,耳熟能详,常常是对学生、对后进、对晚辈的要求。而据我观察,现实之中,勤奋更是优秀者的品质本色。出色的人,都是以勤奋打底。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中,流云的云在繁琐的政务事务之外,坚持创作,诗歌、杂文屡有新作力作。林新华总编在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,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后,开“新华观察”成为名专栏,又开“新华观察”公众号,创作保持着高产、优产。最让人佩服的是蒋勋功先生,退休后笔耕不辍,在衡阳晚报的“心语杂谈”专栏与“蒋勋功”公众号之间,辗转腾挪,自由切换,并以一年一本书的节奏,写世间百态,书人生感慨,赢得俘获粉丝者众。他们以勤奋为本,把对真的向往、对善的呼唤、对美的渴望,创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、有品位、有影响的作品,树立了榜样,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与目标。

想像你一样,保持真诚坦诚的性格。常言道,文人相轻。可自己三年来参加杂文学会各项活动,感受更多的是文人相亲。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,相同的情怀,因文结友,以文会友,走到一起。行走雁城大地,踏行湘江两岸,激扬文字抒怀,不论是结伴采风,作品鉴赏,还是交流论道,把酒言欢,处处真诚相处,坦诚相见,精诚协作,赤诚以待,大家以文会友,思想可交锋,然情感更相融。所谓是“道相同所以为谋”。日久天长,文人相知,大家重情,坦诚的你我,方懂得你我,亦成就你我。

想像你一样,追求淡定淡然的生活。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。曾经有人说:每个读书人,都要找到一个灵魂安放的地方,于繁华喧闹中,守住自我。在座的我们,不论是从政、从教、从商,各有各的工作,各有各的岗位,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:文人,作者。自己活到五十岁后方明白,心怀对文学的追求,内心的强大,内心的淡定,内心的安稳,在于找准定位。也许,有文学、勤创作,让我守住我,让我成为我。

想像你一样,甘于奉献懂得感恩。一场精彩的演出,舞台之上,聚光灯下,有台上、台下,有台前、幕后,有主角、配角,有导演、演员,这是一个大的系统,各司其责,各尽其责,缺一不可。鲜花与掌声只给少数,更多的是幕后无名英雄。在我们这个协会之中,除了台上的领导、专家之外,我更要感谢为杂文学会日常运转的工作人员,感谢征文活动的工作人员,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,默默付出,我要为所有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点赞!



1992 年的夏天

南边之南

1992 年的夏天,青春如同山坡上的野草,在迷茫与彷徨中疯长。一个18岁的男孩拿着一本英语书,牵着一头牛,走在一个叫南边屋的地方。他是后来和同学闲聊时才知道,在那个夏天,他的父亲去学校找不到已经逃学的儿子时,当着儿子同学们的面哭了。记忆里,他从来就没有看见父亲哭过。

那个拿着一本英语书放牛的男孩就是我。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,那个在1992年的夏天同我一起逃学去广东的同学也来了。他跟我说,那年,他就在我屋后的山坡上等我从家里偷偷拿钱出来。

那年的夏天,读高三的我 and 这位同班同学瞒着家里人,退了已经交给学校的生活费,挤上一辆前往广州的绿皮火车,逃离了即将来临的高考,梦想着到那个遍地流金的地方蹭一杯羹。

从来没有见过大城市的我们,走出广州火车站,看到花花绿绿的世界,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,兴奋了好一阵子。一位穿着很是体面的中年男子对我俩说,他出火车站时,身上的钱包被偷了,已经几天没吃饭,希望我俩给他点钱,让他发个电报回去。我俩给了他10块钱,还在旁边的商店里给他买了两个面包和一包羊城牌香烟。他热心地留下了我俩的姓名和地址,说日后一定要报答我们。后来,我俩在广州火车站前又一次看到了这名男子,他当时正在向一位路人诉说着同样的故事。

之后在广东的日子里,我俩参加过一些厂子的招工,甚至还参加过招工单位的岗前培训,但总觉得离自己的梦想差得太远,高不成低不就,最终没有成功地在当时的广东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。

在广东的日子开始窘迫起来,因为按照一位同学之前寄来的信封上的寄件人地址,几经周折,好不容易找到在樟木头的一家厂子,却被告知这位同学已经离开了这家厂子,当时,我们身上已经分文全无。

肚子里和袋子里一样,都已经空空如也,我俩打开当地居民安装在屋外的水龙头,喝一通自来水,还麻起胆子到一家小商店要了两个面包,然后说自己身上确实没有钱,然后怯怯地递上了我俩在去广州的路途上买的一块电子表。那位女店主接过电子表,用广东话嘀咕了几句,也没再说什么,就让我们拿着面包走了。

漫无目的地走在樟木头这座南方小镇的巷道上,我们已经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。走累了,我们坐在路边,看几个正在工地上砍树的零工七手八脚地忙碌着,还走上前去与他们搭话,试图跟着他们一起做零工,赚个回家的路费就行。但他们解释说,能找到的活也不多,不能再添上几个饭碗。他们在拒绝我俩的同时,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回家的路,要我俩到不远处的樟木头火车站扒货车回

衡阳。

来到火车站,已是傍晚时分。我俩趁着夜色,通过一节车厢外的扶梯爬上了一辆停在轨道上的运煤车。但这辆火车只滑行了一小段路程,很快就停在了站台上。一位穿着铁路制服、拿着蓄电池照明灯的车站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,一边向我们晃着手里的灯,一边快速地走了过来。我俩拿出在学校办的毕业证,向他说出了上车的来龙去脉。这位工作人员要我俩赶紧下车,他说,我们上的车是开往深圳的,方向不对,他还要我们上另一辆车,说是开往韶关的。

我俩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指引,上了另外一辆同样也是运煤的火车,在一节没有装满煤块的车厢里坐了很久。火车终于开动了,一路上走走停停。在沿途停靠的几个小站里,我俩还看到有当地居民偷偷爬上火车来捡煤块。他们对货车上坐了人的现象仿佛已经司空见惯,还同我们攀谈起来,说是经常看到辍了学的外地学生到广东来找厂,其中就有不少像我们这样扒火车的人。

离开樟木头的第二天晚上,我们爬上的火车停进了韶关站。刚刚从车厢里出来,几名衣着褴褛的年轻男子就在站台上围住了我们,见我俩身上没有钱,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竟强迫我们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们。幸好正在不远处巡逻的一位民警发现了,并赶了过来。围住我俩的这些人四散奔逃,虽然没能拿走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,但还是顺手抢走了我们带在身上的一个毕业证。后来,我俩又爬上了停在韶关站的另一辆货运火车,一路向北到了郴州站。趁着火车停下来,我俩爬下了车,沿着铁轨连夜步行到郴州的一家铝厂,找到了在这家铝厂上班的同学。他嫌我俩一身的黑,要求我俩在他宿舍后面小山坡上的水池边洗了两次,才允许我俩和他一起三个人挤在了一张床。

眼看着原本想在广州找一个好工作、将来衣锦还乡的春秋梦已经碎了一地,瞒着家人逃学出来的我俩不敢“光明正大”地回家,商量着各自偷偷地潜回家里,想办法偷偷地拿点钱,再到各自的远方亲戚家待一阵子。后来,他去了来阳,我去了永州的东安。

在一个有着大太阳的午后,在东安的伯母家,我看到父亲从门口走了进来。他没有询问我逃学的事,也没说他去过山校和其他亲戚家到处寻找过我,只是问我一个人如何就找到了小时候才来过的伯母家。后来,有同学告诉我,当年我离开学校后,父亲有一次到学校去给我送东西,因为找不到我,就到教室里找我的同学询问,才知道我已经退了开学时交给学校的部分费用,去了广东,同学们也不知道我离开学校后的具体情况和地址。父亲听到这个消息,当着我同学们的面就流下了泪。

从东安回到南边屋的家里,父亲问我愿不愿意去复读。我二话没说,拿上一本高中英语书,牵出关在牛栏里的那头牛,走进了1992年的那个夏天。